

论第十八王朝时期埃及和米坦尼王国的关系

郭丹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埃及和米坦尼联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军事战争和以联盟或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外交。而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外交活动, 其本质和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在埃及与米坦尼的大约200年的交往史中, 米坦尼总是试图获得与埃及平等的大国地位。虽然他们从与埃及的交往中似乎得到了这种地位, 但最终却没有逃出灭亡的命运。

[关键词] 古代埃及; 米坦尼; 战争; 联盟; 外交

[中图分类号] K4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 6201(2006) 06- 0014- 06

米坦尼王国位于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的北部, 是古代西亚地区的强国。该王国存在大约200多年, 即从公元前1550—1350年, 与阿蒙霍特普四世/埃赫纳吞(公元前1352—1336年)以前的埃及新王国时期的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550—1295年)相对应。因此, 埃及与米坦尼王国的联系就是埃及的第十八王朝与米坦尼的联系。在埃及语中“米坦尼”一词被表述为Nihri, 音译为纳胡瑞, 该称谓首先出现于图特摩斯三世的有关他的17次叙利亚巴勒斯坦战争的文献中。埃及与米坦尼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军事战争和以联盟、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外交来实现的。

一、埃及与米坦尼的武力冲突

埃及与米坦尼的联系肇始于第十八王朝的国王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图特摩斯三世在向叙利亚北部突进过程中与米坦尼在幼发拉底河遭遇, 这是两国直接接触的开始。在与米坦尼的第一次武力冲突中埃及获胜。击败米坦尼使埃及在整个近东地区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预示着埃及外交上的春天的到来。米坦尼的那些夙敌, 如巴比伦、亚述、赫梯纷纷向埃及表示友好, 很快地中海中的岛国塞浦路斯也步这些国家的后尘, 向埃及传递了友好的信息^{[1]700, 724, 727[2]EA 109: 44[3]442}。埃及在向叙利亚北部推进五年后, 叙利亚地区的重要城市阿拉拉赫(Alalakh)为了消除潜在的隐患, 认为与埃及修好是权益之计, 于是派出使节携带礼物前往埃及宫廷。

很显然, 图特摩斯三世的意图是想吞并他征伐过的所有国家。他遵循当地的民族习惯, 并任命当地的显赫人物为该地的统治者, 以此扶植起埃及自己的傀儡政权。他在乌伽里特派驻军队, 并亲自前往该地征税。尼亚(Niya)、阿拉拉赫这些从前米坦尼的附属国, 现在则投入了埃及的怀抱, 并成为埃及法老的狩猎之地。

[收稿日期] 2006- 05- 2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CS001)
[作者简介] 郭丹彤(1968-), 女, 吉林德惠人,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历史学博士。

然而埃及与米坦尼之间的幼发拉底河战役的尘埃还没有落定,米坦尼的实力就已经开始恢复了。图特摩斯三世并没有告诉我们在他的第八次战役中击败的“邪恶的纳胡瑞”的真实身份,而只是说他们向东逃窜,从此埃及军队再也没有遭遇过他们。此次战役两年后,这群“邪恶的纳胡瑞”集结起一支规模较大的军队,并向埃及发起进攻,但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各种证据表明这时米坦尼的国王应该是巴拉塔尔纳(Barratarna)的继承者扫萨塔尔(Saussatar)。对于米坦尼来说这次战役并没有减弱埃及对他们的威胁。

随后扫萨塔尔全力以赴地展开了与埃及的对抗,与此同时在叙利亚继续扩张势力。公元前1463年,幼发拉底河战役后的大约十年,从文献资料中我们发现米坦尼唆使卡代什(Kadesh)和图尼普(Tunip)煽动黎巴嫩沿海各国发动叛乱。图特摩斯三世被迫由陆路前往该地区平叛,然后穿越山地绞杀卡代什和图尼普。此二城被夷为平地,葡萄和庄稼被毁坏,居民被杀戮^{[1] 729-730 2] EA 59:6-10}。然而反叛仍在继续,不久位于卡代什和大马士革之间的塔赫斯(Takhsi)公开反抗埃及的征服。接着近30余座城市揭竿而起,虽然最终都被埃及镇压了下去,首领被杀头,牲畜和居民被运往埃及,但并没有阻挡住反抗的风潮,到图特摩斯三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各地的起义仍不断发生,因此他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亲率大军弹压起义,并把其中的七位首领押解回埃及后杀之。

在其他的地区扫萨塔尔重新恢复了米坦尼昔日的威风。在东方,他重新征服了亚述,从其首都亚述城掠获了大量的珍宝,同时把米坦尼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匝格罗斯(Zagros)山区。在西方,阿勒普(Aleppo)始终在米坦尼的势力范围之内,从表面上看,阿拉拉赫仍效忠于埃及,而在暗地里却倒向了米坦尼一边。乌伽里特,尽管不在米坦尼的势力范围之内,但也正密谋反叛他的宗主国埃及。在南方,直到奥伦特斯(Orontes)河谷地区,尼亚以及南部的卡代什在米坦尼的支持下也在蠢蠢欲动。

事实上,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的第七年的战争是一无所获的。阿蒙霍特普二世本人是一勇士,他所率领的埃及军队也是一支战斗力非常强的军队,但是他们在叙利亚地区却没有遭遇到米坦尼以及其他强劲的对手。在穿越奥伦特斯地区遭遇的一小股敌人以及对乌伽里特反叛的弹压都谈不上是重大胜利;尽管尼亚以及奥伦特斯地区的其他城市都打开城门欢迎埃及军队的到来,但这并不能就此说明这些城市脱离了与米坦尼的联盟转而投向埃及的怀抱,这其中必有更为深刻的原因。

这时近东世界的另一支力量在崛起,这就是赫梯。赫梯从来就没有放松过对米坦尼的警惕。当时的赫梯国王铁列平与克祖瓦德纳(Kizzuwadna)签订了一个条约,从而使该国成为赫梯与米坦尼之间的缓冲地区;铁列平的下一任国王和克祖瓦德纳也签订了一个相似的条约^{[4] 163}。后一个条约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因为该条约提到了即将发生在赫梯和米坦尼之间的一次战争,而且在此次战争中米坦尼占据了主动。如果这次战争果真发生过,那么克祖瓦德纳不是站在了赫梯的一边就是保持了中立,但米坦尼很有可能是在通过该国的土地后与赫梯交战的。赫梯和米坦尼关系的紧张也被反映在阿拉拉赫和克祖瓦德纳之间的边界纠纷上,因为阿拉拉赫有米坦尼支持,而赫梯则支持克祖瓦德纳。

二、埃及与米坦尼的联盟

我们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能够直接揭示出埃及和米坦尼之间由敌对到友好的原因。阿蒙霍特普二世吹嘘说他的第九次亚洲战争之后,也就是公元前1443年以后,他的强有力的征服活动迫使当时的近东各强国与埃及达成妥协:“当米坦尼的统治者,赫梯的统治者以及巴比伦的统治者听到我所取得的胜利的时候,他们都争着向我(阿蒙霍特普二世)献上各种礼物,在他们的心里……向我寻求和平,希求我给予他们生命的气息:‘我们为您而劳作,噢,阿蒙霍特普!’”^{[1] 1309:13-20}阿蒙霍特普二世的位于卡尔纳克神庙中的大厅圆柱上曾刻写过这样一段铭文:“米坦尼的国王们来到他的宫殿,他们随身携带着礼物,为了从他那里得到和平,渴望他给予他们生命的气息。这是一件值得记述的事情,因为自该朝建立以来这种事情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块曾经轻视埃及的土地,现在正企求埃及对它的护佑!”^{[1] 1326}

在引用这两段文字的时候须十分小心,因为从我们对阿蒙霍特普二世的认识来看,这两段文字肯定有夸大和炫耀的成分。第一段文字所记述的内容也许仅仅是接受外交礼物,这如同图特摩斯三世在幼发拉底河战役的次日所接受的外交礼物一样;尽管在这段文献中阿蒙霍特普二世还说明了米坦尼向他

纳贡的原因,但仔细分析后我们发现这些理由实在是有点牵强附会。与第一段相比,第二段的记述要真实得多,文中说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为我们揭示了在虚夸的表面掩饰下的历史事实。那些虚妄之词出现的根据是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的第十年米坦尼国王扫萨塔尔曾派遣使节前往埃及,希望停止敌对,结为盟国。

米坦尼主动与埃及签订友好条约的原因有二:一是新任埃及统治者,也即阿蒙霍特普二世的残暴;二便是赫梯的崛起。阿蒙霍特普二世很有可能无法对奥伦特斯河中下游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但是他在他的第九年的亚洲战役后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对所征服地区居民的大规模的放逐,预示着在未来的征服活动中他还会对他敌对的国家或地区如法炮制。一句话,在亚洲人的心目中阿蒙霍特普二世是一个暴君、独裁者。与阿蒙霍特普二世相比,赫梯在对待被征服地居民的态度可能要温和一些,但是它对于叙利亚各国所造成的威胁也更直接一些。这时赫梯国内一个新的家族攫取了国家的最高统治权,这个新兴统治家族意欲向米坦尼发起进攻。这个家族中的一个早期成员图德哈里亚二世(Tudkhaliya II)曾以阴谋手段造成阿勒普一仆侍二主的局面,即在与赫梯交好的同时并没有中断与米坦尼的联盟,并以此为借口向阿勒普发动了军事进攻。一篇赫梯铭文曾这样写到“他(指图德哈里亚二世)击败了米坦尼的国王,阿勒普的国王,并摧毁了他们的国家,夷平了阿勒普城。”^{[4]165} 尽管这段文字中存在着有失史实的地方,如这时的阿勒普根本就没有本土的国王,它的统治者是米坦尼派去的官员,但它也反映了一个历史事实,即赫梯曾向阿勒普采取过军事行动,而阿勒普只不过是米坦尼的替罪羔羊,在代米坦尼受过。

在这种两面受敌的情况下,米坦尼不得不向其中的一个对手寻求联盟,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压力。于是米坦尼聪明地选取了埃及作为自己的盟友,因为赫梯距离自己太近,彼此之间的宿怨太深,以至于两者之间根本无法达成谅解。而埃及与米坦尼相距遥远,加之当时的埃及国王阿蒙霍特普二世本身的个性,因此与埃及联盟对于米坦尼来说绝对是一个理智的而又可行的选择。勇敢而又自负的好大喜功的阿蒙霍特普二世是完全可以利用讨好献媚来取悦他的,米坦尼通过向他派遣使节并随身携带礼物足以满足他的虚荣心,最终达到与埃及签订和平条约的目的。另外这时的埃及也需要这样的联盟和条约,尽管埃及要比米坦尼的经济条件好些,但是常年的对亚洲的远距离的战事消耗了大量的资财,致使埃及的国库日渐空虚。因此从埃及的角度来看,埃及也希望与米坦尼达成妥协。

埃及和米坦尼通过联姻的方式强化了彼此间的联盟。阿蒙霍特普二世的儿子图特摩斯四世于公元前1415年迎娶扫萨塔尔的继承者阿塔塔玛(Artatama)一世的女儿为妻,这是埃及国王迎娶米坦尼公主的开始^{[5]422-425}。然而阿蒙霍特普二世与扫萨塔尔之间的协定并不能阻止图特摩斯四世对亚洲的军事行动。在他统治的早期他亲率大军沿海边进攻腓尼基,然后沿着他的父亲阿蒙霍特普二世和他的祖父图特摩斯三世行进的道路翻山越岭到达奥伦特斯河流域。图特摩斯四世出兵的意图一是继续他的父亲充军的政策,把大批的巴勒斯坦地区居民发配充军;二是向腓尼基示威,以此树立埃及在此地的威信;三是镇压奥伦特斯河某些地区的反叛。综观图特摩斯四世军事行动,我们发现此次行动规模很小,动机不是在于政治和军事上,而是对其父辈的简单的效仿。第十八王朝早中期的国王们通常在他们统治的早期就展开亚洲战争,目的是在亚洲树立起自己的威信。不管怎样,图特摩斯四世的这次战争结束了埃及在亚洲的军事行动达65年之久。总之,政治联姻和条约约为埃及和米坦尼带来了和平,从而也使整个近东进入了和平的外交时代。

三、和平外交时代:公元前1440—1375年

虽然埃及与米坦尼签订的条约并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仍可断定其内容肯定是关于两国势力范围的。根据当时以及后来的其他文献资料我们知道两国是遵照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末期的势力划分情况来划分势力范围的。在200余年的时间里,该条约只被做了极小的改动,并被视为一种不可更改的传统,为整个近东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该条约是根据地理和文化区域来划定两国的势力范围的,大致以奥伦特斯河为主要划分标志。阿拉拉赫和阿勒普仍为米坦尼的属国。位于奥伦特斯河以东阿勒普和卡特纳之间的努哈什什

(Nukhashsh), 按照该条约也为米坦尼所有^{[6] 168^{ff}}。尼亚, 尽管他的首领为阿蒙霍特普二世打开了城门, 继续与米坦尼的属国阿拉拉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而其邻居泽匝尔(Zinzar), 在条约没有对它的归属做交代, 从前却是米坦尼的属地。

图尼普也是米坦尼的附属国^{[2] EA 59}。很有可能是为了削弱图尼普的地位, 或者是为了把其置于一个较为强大的势力的保护之下, 米坦尼把图尼普划分为几个区域, 并把它们交与阿拉拉赫管理。图特摩斯三世曾对图尼普进行过短暂的统治, 阿玛纳时代当该城转而投向埃及的怀抱, 并试图从埃及那里得到帮助的时候, 他们所援引的先例就是当年图特摩斯三世曾在该城小住过, 并以此来说明图尼普曾经是埃及的领土。然而图特摩斯三世以后图尼普就不再属于埃及了。

叙利亚地区的另一个重要城市卡特纳(Qatna) 也始终摇摆于埃及和米坦尼之间。我们知道该城曾无力抵挡阿蒙霍特普二世的进攻, 而且该城的统治者阿克滋(Akizzi) 曾与埃及国王埃赫纳吞有过书信往来^{[2] EA 55:4-9}。出土于卡特纳的账目清单曾为我们重建该城的统治者世袭提供了有利的证据, 但对该城的政治史却没有详细的记载。阿克滋曾明确地指出不仅他统治时期卡特纳是埃及的属国, 而且他的父辈统治时期卡特纳就已经是埃及的属国了。位于卡特纳南部的卡代什、乌普(Upe) 以及大马士革皆归属于埃及帝国。阿姆克(Amki) 位于奥伦特斯河上游盆地, 该地区土质肥沃, 宜于农耕, 而大马士革境内的土地则宜于放牧。埃及在这个地区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以确保埃及对该地区的控制。

奥伦特斯以西的土地, 直到地中海沿岸地区皆归埃及所有, 因为埃及可以通过海路与腓尼基沿海各城保持密切的联系, 就埃及的海军和航运实力来看, 海路要比陆路便捷得多。奥伦特斯河口以南的沿海地区, 连同约旦构成了一个特有的地理单位, 即所谓的“伽南”。这个名字的来源不甚明了, 但可以肯定的是青铜晚期时代的阿拉拉赫、阿勒普、努哈什什以及卡特纳都在这个区域之外; 伽南应该是指莱温特地区, 该地区的居民多讲西塞姆语, 并且不在米坦尼的直接统治之下。乌伽里特是埃及在伽南地区最南部的领地。阿蒙霍特普三世统治时期该地的统治者阿米什塔姆茹(Amishtamru) 一世是埃及法老的“仆人”, 他的儿子尼克玛都(Niqmaddu) 也是埃及法老埃赫纳吞的“仆人”^{[2] EA 49}。尼克玛都印玺的图案具有典型的埃及风格, 表现了印玺的主人正在接受他的宗主国馈赠给他的礼物; 刻写的赞美文字也是献给埃及法老的, 尼克玛都甚至娶埃及女人为妻, 同时用埃及象形文字来书写他的名字。在埃及帝国的行政管理体系中乌伽里特与腓尼基沿岸的许多城市一样享受着特殊的待遇^{[7] 16-17}。尽管我们对阿瓦德(Arvad) 的情况了解的非常少, 但是这一时期巴比罗斯(Byblos)、贝鲁特、西顿(Sidon) 以及推罗(Tyre) 都是享有某些特权的城市。这些城市是埃及最早的盟友, 并管辖着北直苏穆尔(Sumur) 的城镇。

巴勒斯坦以及穿越外约旦的道路全部归埃及所有。就是从这一地区大量的人口被迁移到埃及, 这些人或自愿或被迫, 到阿蒙霍特普二世统治时期人口的迁移达到了顶峰, 这位法老曾一次把包括社会各阶层的人口计 85 000 人迁运到埃及。埃及的这种大批迁移人口的政策使该地区的人口锐减, 并严重地削弱了该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但是从埃及的角度看, 亚洲人再也无法把巴勒斯坦地区作为向埃及进攻的后方, 而埃及人则可以把这个地区作为与那些敌对的亚洲势力的缓冲地带。

阿蒙霍特普三世是一位非常幸运的国王, 他坐享着他的前辈们给他打下来的江山, 以及他们用多年征战换来的和平环境。整个伽南地区笼罩在埃及强权下的和平世界之中, 因此到阿蒙霍特普三世即位的时候, 埃及根本无须在进行武力征伐了。税收和礼物大批地涌入埃及, 往来于埃及和亚洲之间的商队行进在安全畅通的商路上, 航行在东地中海海域的商船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在这一宽松和谐的国际环境中埃及和米坦尼的联系更加密切了, 两国之间的边界之争也告一段落, 它们在叙巴地区的势力范围得以明确, 并彼此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阿蒙霍特普三世, 通过与当时的米坦尼国王舒塔尔纳(Shutarna) 二世的女儿格鲁赫帕(Gilukhepa) 的联姻, 增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 后来他又迎娶了舒塔尔纳的儿子——图什拉塔(Tushratta) 的女儿。于是由于婚嫁的需要, 大量的奢侈品往来于两国之间。巴比伦和塞浦路斯也不断地向埃及表示友好, 主动为埃及法老献上珍贵的礼物, 并且与米坦尼一样也与埃及进行了政治联姻。总之, 这一时期, 几乎整个古代近东地区都在埃及法老的脚下^{[8] 34-54}。

四、和平时代的终结与米坦尼的覆灭

通过签署双边协定来明确两国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 埃及和米坦尼保持两国间的和平达 65 年之

久。然而它们之间的友好关系并不牢固,当某一新兴势力出现并打破了这种势力均衡局面的时候,战争将不可避免。公元前 14 世纪七八十年代埃及在叙利亚中部遇到了强大的对手,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开始了。

首先出现的新情况是阿姆茹(Amurru) 的扩张,接着安纳托利亚高原成了近东世界关注的焦点。在这里图德哈里亚斯(Tudekhaliyas) 统治下的赫梯开始崛起,在叙利亚北部他们不断地压制米坦尼,并极力使自己成为这一地区的霸主。公元前 15 世纪末期哈图什里斯二世(Hatushilis II) 统治下的赫梯意欲向阿勒普(Aleppo) 进犯,由此与米坦尼发生冲突。其具体原因是位于阿勒普东南部的阿什塔塔(Ashtar-ta) 和努哈什什试图从长期失去独立的阿勒普得到好处,于是米坦尼出面进行调停,并重新堪定了三国的疆域。由于赫梯一直把阿勒普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他们便趁机把米坦尼参与阿勒普事务当成与米坦尼开战的导火索。接下来的事件反映了赫梯和米坦尼在叙利亚事务中各自势力的消长:哈图什里斯二世派遣他的儿子,王位继承人苏皮鲁里乌玛斯(Shupiluliumas) 接手管理阿勒普境内卡斯幼斯(Carsius) 山附近的地区^{[7]18};但是米坦尼却策动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克祖瓦德纳背弃了他们与赫梯的协定。赫梯很快察觉了这一变故,舒皮鲁里乌玛斯用武力强迫克祖瓦德纳的国王塔勒祖什(Talzush) 与其签订了条约,后又与塔勒祖什的继承人舒纳什舒拉再次签约,并任命他的儿子为克祖瓦德纳的高级祭司。赫梯在得到一块新的领地的同时,却失去了另一块领地,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伊舒瓦(Ishuwa) 脱离了赫梯的统治,转而投向米坦尼的怀抱。

苏皮鲁里乌玛斯的登基马上改变了米坦尼和赫梯之间势力彼此消长的局面,他把精力完全投入到了片面的军事进攻上。恰在这时米坦尼和其附属国努哈什什之间产生矛盾,舒皮鲁里乌玛斯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对叙利亚的军事行动^{[2]EA 45:22-31}。赫梯的军事行动引起了乌伽里特的恐慌,于是其国王急忙向埃及寻求援助,然而赫梯的意图并不在乌伽里特,实际上他们采取的是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避免战线拉的过长。赫梯军队以努哈什什国王的请求为借口穿越套如斯地区后进入努哈什什,于是一场战争在赫梯和米坦尼之间发生了。双方都宣布获胜,但实际的结果可能是平局:舒皮鲁里乌玛斯把努哈什什变成他的殖民地,这是赫梯在套如斯以南的第一块领地;而米坦尼的国王图什拉塔也满意与其击退了赫梯的进攻,并把一些战利品运往埃及^{[2]EA 17:31-38}。

于是赫梯和米坦尼之间变成了僵局,但这似乎对赫梯有利。对于赫梯来说现在是他们采取新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了,但在采取行动之前,赫梯必须得得到埃及的谅解。埃及和赫梯之间从来没有过交恶的记录,从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起两国之间就建立了互赠礼物的友好关系。舒皮鲁里乌玛斯希望埃及至少能够在他与米坦尼的争斗中保持中立,并减弱埃及帮助米坦尼的想法;对于赫梯来说最佳的结局是其介入埃及和米坦尼之间,并成功地破坏他们之间的联盟。

舒皮鲁里乌玛斯宣称是阿蒙霍特普三世请求与其建立友好关系的,但事实应该是他主动向埃及表示友好的^{[2]EA 41:8-9}。从阿玛纳信件中我们知道他称埃及国王埃赫纳吞为“兄弟”,并向他祝贺他的登基,而且还表达了与埃及建立兄弟式地联盟的愿望^{[2]EA 41:8-9}。舒皮鲁里乌玛斯的请求被埃赫纳吞接受。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埃赫纳吞非常讨厌米坦尼人,从他登基的那一天起他就开始疏远与图什拉塔的关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里埃及和米坦尼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这种局面使图什拉塔感到非常担忧。与之相反,埃赫纳吞对赫梯的态度却非常友好,赫梯使节曾出席他统治三周年的庆典活动,此事不久两国就结成了联盟^{[2]EA 35:49}。对于舒皮鲁里乌玛斯来说现在是对米坦尼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时候了。

赫梯出兵的借口就是伊舒瓦的归属问题。很快舒皮鲁里乌玛斯击败了伊舒瓦,然后突然向南,直逼瓦苏卡尼(Wassukani) ——米坦尼的首都^{[9]318}。公元前 1377 年,由于赫梯军队来势迅猛,图什拉塔在无法及时组织反攻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家人仓皇出逃。就此米坦尼陷落于赫梯之手。

综上所述,埃及和米坦尼联系的形式主要有两种:军事战争和以联盟、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外交。而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外交活动,其本质和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数量巨大的劳动力和原材料。在与米坦尼的武力冲突后,根据两国签订的条约,埃及曾一次把被征服地的包括社会各阶层的 85 000 人口运往埃及本土,这些以战俘身份进入埃及社会的亚洲人被填充到埃及的各行各业,他们不仅为埃及社会的发展

和进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且还把新技术、新观念带到了埃及,进而促进了埃及科技的进步与民族的融合。以联盟和政治联姻为手段的和平外交时代的到来为埃及社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大量的来自于被征服地的赋税使埃及社会的财富剧增。

综观埃及与米坦尼的大约 200 年的交往史,我们不难发现米坦尼总是试图获得与埃及平等的大国地位。虽然他们从与埃及的交往中似乎得到了这种地位,但最终却没有逃出其灭亡的命运。米坦尼灭亡后,在其原有的土地上又兴起了一些小国,但终因力量与当时的其他近东强国无法匹敌,而在近东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的足迹就灰飞烟灭了。

[参 考 文 献]

[1] K Sethe and W Helck. *Urkunden der 18 Dynastie*[Z]. Leipzig and Berlin, 1906.
[2]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Z]. Baltimore, 1992.
[3] M S Drower. Syria ca. 1550– 1400 B. C[A].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⑤/1[M]. Cambridge, 1973.
[4]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M]. Princeton, 1992.
[5] B Bryan. *The Reign of Thutmosis* ③[M]. Baltimore, 1991.
[6] A H Gardiner. *Ancient Egyptian Onomastiae* Vol. 1[M]. Oxford, 1947.
[7] M C Astour. Ugarit and the Great Powers[J]. in Ugarit in Retrospect ed by G D Young. Winona Lake, 1981.
[8] D B Redford. *Akhenaten, the Heretic King*[M]. Princeton, 1984.
[9] J B Pritchar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M]. Princeton, 1955.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of Egypt and Mitanni in Dynasty 18

GUO Dan- tong

(Th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two methods in the relationship of Egypt and Mitanni: warfare and diplomacy embodied in alliance and marriage. No matter how warfare and alliance, the purpose is that Egypt could seize numerous manpower and raw materials. During the 200 years’ relationship of Egypt and Mitanni, Mitanni still tried to gain the equality to Egypt. In the surface, it had gained the equality, but it could not avoid its decline.

Key words: ancient Egypt; Mitanni; warfare; alliance; diplomacy

[责任编辑:赵红]